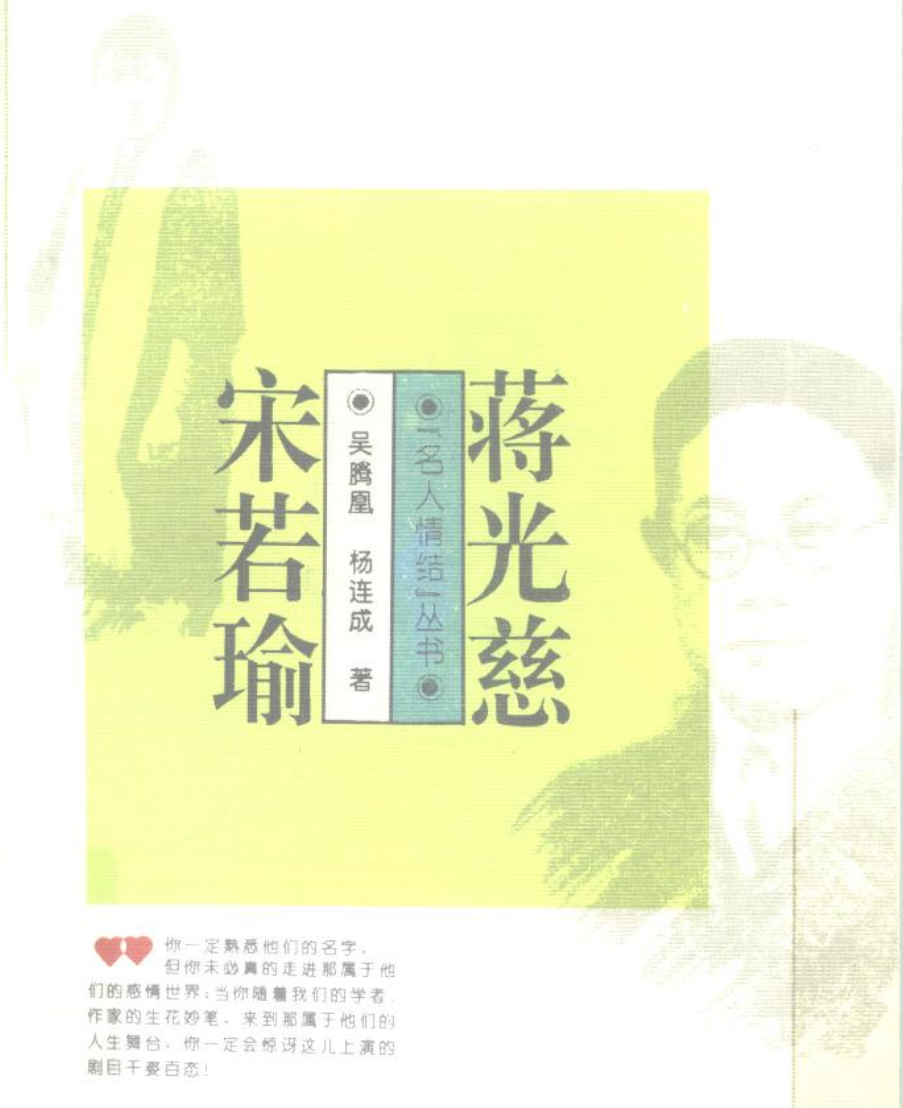


名

人



蒋光慈

●一名人情结丛书●

●吴腾凰 杨连成 著

宋若瑜



你一定熟悉他们的名字。
但你未必真的走进那属于他
们的感情世界：当你随着我们的学者、
作家的生花妙笔，来到那属于他们
的人生舞台，你一定会惊讶这儿上演的
剧目千姿百态！

情

结

● 名人情结丛书

● 吴腾凰 杨连成著

蒋光慈

宋若瑜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韩亚君

封面设计:李鸿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光慈 宋若瑜/吴腾凰,杨连成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4

(名人情结丛书)

ISBN 7—5006—1891—3

I. 蒋… II. ①吴… ②杨 III. 作家—传记—中国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61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三河市永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8.25 印张 3 插页 16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定价:8.80 元



宋若瑜女士



蒋光慈先生

前 言

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仅有它悠久的历史，还有着它那长期积淀下来、令人艳羨的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为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片蕴藏丰富的海洋，也是一片群星璀璨的星空。月朗星莹之时，举头远望，夜幕深邃，星河灿烂，不禁忆起那些曾为民族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们：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朱自清、徐悲鸿、郁达夫、蒋光慈、庐隐、萧乾、萧红、萧军、石评梅、朱湘，以及胡适、梁实秋、徐志摩、林语堂、戴望舒……也许这其中的一些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差异，甚至对立，但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上，却从各自的角度上，程度不同地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我们这套“名人情结”精品书系，立意想从这样一些文化巨人的身上，通过对他们情感世界、生命历程的细腻描写，来折射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深邃海洋。

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不同，本丛书选择的是一個新颖而独特的角度，即注重情感世界的开掘。也由此，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优美，深情，文采斐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丛书的体例，采取上、下篇的写法。上篇重笔描摹文化

DK/6/20

巨人们的生活、事业和情感；下篇是夫妇、恋人之间的两地书，谈人生，谈社会，谈理想，谈追求，谈日常生活，谈身边琐事，谈爱……每一篇都是美文，自然动人。个别书稿不分上下篇，原因是书信部分过少，只得与其它内容附录补充。从全套丛书来看，由于上篇“传”的部分比重偏大，故对于作者，我们均以著的方式署名，而未采取编著的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传主，之于其日常生活、情感世界，以及政治观点等诸方面的叙述描写，我们均主张采取客观的态度，力求达到一种纯然的真实。

这套丛书的作者，或为国家或省属社科院方面的专家、学者，或为国内高等学府的专门研究人员，个别作家更为全国闻名。这些作者，往往兼有学者的渊博，以及作家生动感人的文笔，如此，保证了作品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极具艺术美感的独特之处。

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录

上 篇

楔子	(3)
第一章 “五四”的产儿	(12)
第一节 闪光的浪花	(13)
第二节 中州女杰	(17)
第二章 播下爱情的种子	(22)
第三章 苦斗	(32)
第一节 莫斯科留学	(32)
第二节 信阳播爱	(38)
第三节 卸掉包袱	(42)
第四章 鱼雁传书	(52)
第五章 相会在北京	(63)
第一节 爱情的醉酒	(63)
第二节 问号的障碍	(76)
第六章 情洒金陵	(82)
第七章 考验	(89)

第八章 庐山遗恨	(95)
第一节 卡德路同居	(95)
第二节 牯岭泪	(100)
第九章 爱的延续	(116)
尾声	(124)

下 篇

蒋光慈与宋若瑜的往来函	(137)
蒋光慈致宋若瑜	(194)
宋若瑜致蒋光慈	(220)
后记	(257)

上 篇

楔 子

“仔细地听啊！

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吧，

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

快啊，快啊！……革命！”

——蒋光慈《太平洋中的恶象》

二十世纪思想解放的曙光还没有在东方古老民族的地平线上升起。浓夜幕下生活的芸芸众生们依然在既定的历史负累下蠕动着、挣扎着、前行着。千百万大地的子孙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一面循着几千年一贯制的生活方式，凭着一片田园，一方土地，在进行着物质的生产和自身的生产；一面凭着原始的肉体和生存的本能随时在抵御着、忍受着天灾人祸的侵扰。一个伟大的东方民族在企盼着现代文明的呼唤，在孕育蜕

变中的崛起和新生。

大别山，横亘于江淮之间的庞大躯体，像一头沉睡的雄狮，烟茫茫，林苍苍，石粼粼，风萧萧，一派粗犷与萧瑟。五百里大地，山岚雾嶂，独难见村舍与人迹，一切都任凭自然的风化与雕塑，一切都是非人工的模样。大山的死寂湮没了它应有的灵性，自然的屏障隔断了山外世界的风光……

“噼叭，咚！噼叭，咚！……”

“呜呜呜啦，呜呜呜啦，……”

一连串清脆嘹亮的鞭炮声在大别山的南端一个叫白塔畈的山坞里炸响，像是巨龙喷出几星红色的唾液，一连串连不成调儿的唢呐声，在深山小径上奏鸣，把那粗犷与零落的音响传得很远又很近。这是大红喜事的信号，山民们被锁在崇山峻岭之中，只有求助于这吹吹打打的喧闹向大自然炫耀着他们的存在，向同类们发泄着心头的欢乐。

山风掀动着大红的轿帘，罩肩的“盖头”里传出新娘“嚶嚶”的抽泣声，这幽咽的啼哭是姑娘独自吞咽的苦果。她不敢想象自己在蒋家七年的童养媳生活是怎样过来的，更不敢想象未来又是什么样的苦命在等待着她……

颤颤悠悠的花轿缓慢地行走在山梁上，帘外好像有一道、两道、无数道潺潺流淌的山泉水在石罅沟沿间撞击着、挣扎着，姑娘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一片黑暗中顽强地叠映着她不堪回首的“昨天”。

——没有星星的夜晚，王家老楼里摸出了几个送葬的男女，他们出耳房，穿后院，在凄冷的寒风中向野寨沟方向蠕动。

“妈妈，妈妈，我要妈妈，啊——”走在后面的女佣人怀里抱着哭喊着要“妈妈”的小囡。“不哭，英子不哭喽……”女佣人紧紧地搂着尚未谙世的小姑娘，两串温热的泪珠滚落在披麻戴孝的小囡脸上。“妈妈回娘家，英子好孩子，英子不哭……”

“啊——啊啊——……”

黑暗包围着普天下的穷苦人，也胁迫着白塔畷豪绅府邸王家老楼里的苦命姑娘王书英。王家老楼里的主人在妻子尸骨未寒、孩子泪眼未干的时候又娶了新娘。可怜的小英子哟，仅存的本来就很微薄的父爱也被继母剥夺了。小书英度日如年啊，没有娘的孩子受尽了继母的虐待，挨尽了爸爸的耳光和管家的皮鞭。一个十四岁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面黄如纸，风吹就要倒似的。王家老楼里再也没有小书英的立足之地了，可怜啊！

“打死这个野崽，跪下！”管家的拳脚狠还比不上后娘的心狠哪。女人哟，为什么要那样残害你的同类？

鲜血渗出了头皮，模糊了面孔，血痕遍布了赤裸裸的幼体，一盆又一盆凉水劈头冲下，小姑娘从昏死中醒来，睁开绝望的眼睛，横在身上的是一根血染的荆条。

“把她扔了，扔了！”那不是她的父亲吗？“哟呀”学语时就熟悉的冷冷的男声。

“何必扔呢？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也倒落个人情。”可恶的媚笑带着阴冷。

“好吧。家人，把她梳洗一下，先派人去白塔畷蒋家提个亲，然后就送给他家，就说是老王家恩赐给他家三小子的。

那三小子自幼聪明，八岁能作诗打对，现时在芜湖读中学，看相的说他将来有出息，至少当个县知事，对我们王家有好处。听见了吗？”

苦命人在苦命人家落了脚，从此童年的王书英就成了蒋从甫家里的又一个弱女，开始了她的既是童养媳又是养女的新生活。

“订亲”的礼仪全在当事人的意识之外，她不明白什么叫她的他，谁是他的他；他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根神秘、无形的“红丝线”给他系上了一个他的她，他还在山外的一所江城中学读书，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书中的自由解放之声与现实的封建礼教之间正在他的身上产生着奇异的统一与抗衡。

碧水荡漾的白塔河静静地绕过一片柳树林，由北而南地流进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小的古镇白塔畈，满河沿的乱草野棘和裸露着的鹅卵石，长满苔藓的青石板，显示着这里是一片绝少人烟的处女地。岸边山上色如火的枫叶，沉甸甸的栗子，成片的橡胶林与其它叫不出名的野花杂树倒映在水底，游鱼三五成群地嬉戏着，给这条孤寂的深山河谷凭添了几分生气。蒋家的姑娘香妹和童养媳书英坐在小河边说笑着。

“香妹子，你来这儿玩过吗？”

“来过，巧子哥每次回来都带我满山跑，晴天采山里红，雨天采蘑菇，对了，还有地皮，肉乎乎的，又厚又嫩，满地都是，鲜着呢！”

“真的？这山上这野外还有这么多好吃的，我怎么不知道哩？”

“书英姐姐，你们王家老楼整天哪，不是高门楼上吊把大锁，就是里面抵根顶门杠，外面还有大围壕围着，怎么能晓得外面的事呢？”

“香妹子，我求你，真的，求你。”

“求我？”

“嗯。我已不是王家老楼里的人了，我已经是一个苦命丫头了，还是个孤儿。比不上你，有爸、有妈、有哥哥，可我……”小姑娘哭了，回头趴在一株枫树干上，泪水“吧嗒吧嗒”地从胸前滚落到灌木丛里。

“书英姐姐，我说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不是王家老楼里的人，是我家的人，是我家兄妹中的一个，行了吧，啊。”香妹子童声童气地安慰着，无可奈何地垂手站立一旁。

“香妹。”

“英姐。”

两个小姐妹紧紧地搂在一起，像两棵并蒂莲，在白塔河水滨颤悠悠地开放。

“香妹，你喜欢巧哥吗？”

“嗯，三个哥哥中，我最喜欢的就数三哥小巧子了。”

“为啥？他不打你，不训你是吗？”

“嗯，他还跟我捉迷藏，带我掏鸟窝、摘山枣、钓鱼，玩累了还给我讲故事，好多好多新鲜的故事呢……”

“你巧子哥也扎辫子，穿马褂吗？也长得跟你一样好看吗？”英姐把羞红的小脸贴在香妹的耳朵上说。

“为这，巧子哥还挨了揍哩。”

“怎么？”

“就为剪辫子呗，说外面都兴这个，说要革命，爸爸火了，说他忘了老祖宗什么的，去年暑假回来没在家呆上三天就给揍跑了。”香妹惋惜地睁大了双眼。

“跑哪儿去了？”

“回他的学校了，说那里才是他的家。”香妹像是自己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泪珠盈盈地接着说：“巧子哥气走了，可苦了我，谁带我上山下河去玩呢！谁给我讲故事呢！可把我憋坏了。现在好了，我不闷了。”

“这又为啥？”英姐问道。

“不是有你书英姐姐和我玩吗？”

“你这个傻妹子，我可比不上你巧哥呀，再说我又不能总是玩呀，我还得多做事哩。”英姐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哎，香妹，巧哥怎么会叫巧子的？他长相生得巧吗？”

“这呀，我说了你可得保密：哥哥后脑勺上有颗聪明痣，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哥哥心眼上有七个洞，那里面全灌满了聪明水，哥哥像个麻虾，喜欢一蹦一跳的，背书背得快，私塾老先生送给他个号叫小巧子呗。”

英姐一会儿惊得发呆，一会儿觉得好笑，一会儿又两颊羞红，她心里隐隐约约地知道，按旧习俗，这就是她长大以后要朝夕相伴的男人，多想见见这个将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男人哪。

两个少女在河边肩搭肩地说着悄悄话，话题始终不离那位名叫小巧子的少年。

秋去冬来，旧历新年在风雪弥漫的寒冷中来到了大别山。英姐、香妹两个姑娘每天到村头等候巧哥回来。等待总是焦急而惆怅的，然而最终换来的将是欣喜、是欢乐、是愿望的实现与心情的满足，于是幸福便来到了等待与被等待的人们中间。

白塔河堤连着三仙山，翻过三仙山就是通往山外的大马路，那是巧哥进山出山的必由之路。她们裹着又大又重的旧棉袄，领子包着脸，只漏出两双大眼睛朝风雪弥漫的马路方向瞅着。

朔风，呼呼啦啦地吹过来，像一把把刀子在削割着山川、田地，脱尽了绿袍的栗子树在可怜地颤抖着。

雪花零落成霜，成雾，落地无声，堆积成坑，卷起成烟。远山近水一地都是凝固的、严峻的，只有归乡游子的心情此刻也许是超脱的，欢悦的。远方出现了三三两两黑点，正顶风冒雪向这边走来。

“巧哥——”

“巧哥——”

“巧——哥——”

风声中夹杂着几声清脆的呼喊声，黑点有的消失了，有的岔道了，远处又是一片空白。

“香妹，冷吗？走，到下洼里跺会儿脚。”

河堤下一块平地整洁、避风，还有一个看山人留下的锅灶残迹，两姐妹手牵着手跳起来了：“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三二一……”

“香妹，巧哥也和你跳吗？”